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毛詩注疏

(九)

毛鄭
傳箋
亨玄
疏達
穎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毛詩注疏

(九)

毛鄭
孔穎
達
傳
箋
疏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纂者
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九〔九之一〕

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

○陸曰。什音十。什者。若五等之君有詩。各繫其國。舉周南卽題關雎。至於王者施教。統有四海。歌詠之作。非止一人。篇數既多。故以十篇編爲一卷。名之爲什。

毛詩小雅

鄭氏箋 孔穎達疏

小大雅譜

○陸曰。從鹿鳴至菁菁者莪。凡二十二篇。皆正。小雅六篇亡。今唯十六篇。從此至魚麗十篇。是文武之小雅。先其文王以治內。後其武王以治外。宴勞嘉賓。親睦九族。事非隆重。故爲小雅。皆聖人之迹。故謂之正。

小雅大雅者。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。○正義曰。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。變有厲宣幽。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。故曰豐鎬之時詩也。知者。文王有聲云。作邑於豐。是文王居豐也。又曰。考卜維王。宅是鎬京。維龜正之。武王成之。是武王居鎬也。太史公曰。成王卜居洛邑。定九鼎焉。而周復都豐鎬。外傳曰。杜伯射宣王於鎬。魚藻序云。王居鎬京。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。世本云。懿王徙於犬丘。地里志云。京兆槐里縣。周曰犬丘。懿王都之。京兆郡故長安縣也。皇甫謐云。鎬在長安南二十里。然則犬丘與鎬相近。有離宮在焉。懿王暫居之。非遷都也。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。以國風皆題諸國之名。知其國土所在。雅亦須顯其號。并知天子所居之處也。采薇。出車。以天子之命命將率。則文王時未稱王也。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。未稱王時。則在岐周矣。而繫之豐者。以其爲雅詩者卽述天子之政。文王居豐乃稱王。縱使在岐周時作。亦繫之於豐也。厲王流于彘。王爵仍存。鎬京尙在。故亦摠云豐。

鑄焉。雅題不曰周者。以雅與國風絕殊。又無異代相涉。故不言周也。○始祖后稷。由神氣而生。有播種之功於民。公劉至于大王王季。歷及千載。越異代而「別」世載其功業。爲天下所歸。○正義曰。案周本紀云。公劉。后稷之曾孫。大王公劉九世之孫。后稷在唐虞之時。公劉當夏大康之時。此至大王王季。歷夏商之世。漢書律歷志云。夏凡四百四十年。殷凡六百二十九年。則餘一千矣。故曰歷千載越異代也。言后稷至於大王。則公劉在其間矣。而別言公劉者。以周之先公。皆能修后稷之業。公劉大王。其中賢俊者。故歷言之。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。言周德積基所由也。○文王受命。武王遂定天下。盛德之隆。大雅之初。起自文王。至于文王有聲。據盛隆而推原天命。上述祖考之美。○正義曰。自文王至文王有聲。凡十篇。文王、大明、綿、棧、思齊、皇矣、靈臺。七篇。序皆云文王。旱麓一篇居中。從可知。凡八篇。文王、大雅也。下武。文王有聲二篇。序皆言武王。則武王大雅也。以文武道同。故鄭連言之。雅有大小二體。而體亦由事而定。故文王以受命爲盛。大雅以盛爲「王」。故其篇先盛隆。文王言受命作周。大明言天復命武王。是盛隆之事。故以文王爲首。大明次之也。文王所以得受天命。由祖考之業。故又次綿也。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。文王既因祖業。得四臣之力。卽是能官其人。故次棧也。旣言任臣之力。又述受祖之美。故次旱麓也。旱麓直論樂易於民。施化而已。非盛事。故在棧之下。旣言受祖之業。又述其母之賢。而得成爲聖。故次思齊也。文王既聖。世脩其德。天使之代殷。故次皇矣。旣聖能代。德及鳥獸。故次靈臺。緣與旱麓皇矣。皆述大王王季之德。是上述祖考者。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。逆而本之於祖父。取編篇之意。故其餘不盡論也。其武王之詩。下武序云。繼文也。明以上文王事。下武則武王繼之。旣能繼其伐功。故次文王有聲。序云。繼伐也。言文王伐崇。武王繼之以伐紂也。案大明文王之詩。而經陳武王之事。文王有聲。武王之詩。而經陳文王之事。其勢正同。而詩主相反者。由作者之意殊也。文王經云。王之蓋臣。無念爾祖。以戒成王也。大明云。篤生武王。言武王之證。則二篇成王時作也。綿云。文王騶駟生。思齊云。文王之母。皇矣云。帝謂文王。三篇皆言文王之證。則皆文王崩後作之。棧云。濟濟辟王。靈臺云。王在靈沼。皆言王。則稱王之後作也。唯旱麓不言證。又不言王。或未稱王之前作也。但經無證者。或當其生存之時。或在其崩後。不可定也。下武不言武王之證。「成」王時作。文王有聲云。武王烝哉。言其證。則其崩後作也。○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。先其文。所以治內。後其武。所以治外。○正義曰。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。采薇云。文王之時。西有昆夷之患。北有玁狁之難。以天子之命命將率。歌采薇以遣之。出車以勞還。杕杜以勸歸。則采薇等篇。皆文王之詩。天保以上。自然是文王詩也。魚麗序文武並言。則魚麗武王詩也。鹿鳴至天保六篇。言燕勞羣臣朋友。是文事也。采薇三篇。言命將出征。皆是

武事。故魚麗序曰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。采薇以下治外。既以治內爲先。君爲元首。臣爲股肱。君能聽誠以樂下。臣能盡忠以事上。此爲政之尤急。故以鹿鳴燕羣。臣嘉賓之事爲首也。羣臣在國則燕之。使還則勞之。故次四牡。勞使臣之來也。使臣還。則君勞之。去當送之。故次皇皇者華。言遣使臣也。使臣之聘。出卽遣之。反乃勞之。則遣先勞後矣。此所以先勞後遣者。人之勞役。苦於上所不知。則已勞而怨。有勞而見知。則雖勞而不怨。其事重。故先之也。且使臣往反。固非其一。四牡所勞。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。二篇之作。又不必一人。故以輕重爲先後也。君臣既洽。鄰國又睦。乃可以和睦宗族。故次常棣。燕兄弟也。兄弟既和。又及朋友。故次伐木。燕朋友故舊也。君既能燕勞臣下。臣亦歸美以報之。故次天保。言下報上也。內事既治。則當命將征伐。以禦夷狄之患。故次采芣。遣戍役。遣則欲其同心。還則別其貴賤。先出車以勞將率。後杖柱以勞還役也。文王之詩既終。可王之事繼之。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。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。所以次魚麗也。萬物既多。人得養其父母。故次南陔。孝子相戒以養也。孝子非徒能養其親。身又清潔。故次白華。言孝子之潔白也。萬物盛多。人民忠孝。則致時和年豐。故次華黍。歲豐宜黍稷也。思齊說文王之教。先兄弟。後家邦。此詩之次。先羣臣。後兄弟者。彼說施法之事。先齊其家。後化於外。自近及遠之義。此卽爲國之政。固當先國事後族人。故使燕羣臣在先也。又鹿鳴等三篇。皆燕勞臣子爲政之大務。後世常歌之。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。四牡傳曰。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。故歌文王之道。爲後世法。是其事重可法。故樂常歌之。推此。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。皆歌其首三篇。書傳多云升歌清廟。是事重爲常歌。故以爲諸篇之首也。此文王小雅。其事多在稱王之前。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。采薇爲伐昆夷而作。事在受命四年也。出車。杖柱。役反而勞之。出車經曰。春日遲遲。薄言還歸。在受命五年而反也。則采薇三篇。事在稱王前矣。鹿鳴燕羣。嘉賓嘉賓之文。容有鄰國之聘客也。明亦未稱王也。四牡云。周道倭遲。傳曰。岐周之道。尚在岐周未遷。亦是未稱王也。皇皇者華。君遣使臣。是聘問鄰國也。若稱王之後。與諸侯禮異。不得爲鄰國相聘之法。則亦未稱王也。此三篇之事。或在采薇之前。其作之時節次第。不可得而知也。稱王之前作亦可矣。伐木云。陳饋八簋。爲天子制。天保云。論祠燕嘗。于公先王。追王改祭之禮。定是稱王之後。無文王之謚。或當時卽作。或崩後爲之。未可定也。檢文武大雅經。每言文武之謚。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。小雅唯有稱王後事。曾無言其謚者。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。知不先作爲小雅後作爲大雅者。以六詩之作。各有其體。詠由歌政而興。體亦因政而異。王政有巨細。詩有大小。不在其作之先後也。此篇尙不以作之先後爲次。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爲異乎。且就檢其事亦不然矣。絲有伐昆夷之事。而在大雅。采薇亦伐昆夷之事。而在小雅。絲云虞芮質厥

成。事在稱王之初。天保云。禴祠烝嘗。事在稱王之後。天保在小雅。緜在大雅。明不以作之先後分屬二雅可知也。但作者各有所擬。述大政。爲大雅之體。述小政。爲小雅之體。體以政興。名以體定。體既不同。雅有大小。大師審其所述。察其異體。然後分而別之。自王澤竭而詩息。暴秦起而樂亡。去聖久遠。無所傳授。雖髣髴其大槩。不可以言宣也。詩次先小雅。此鄭先論大雅者。詩見事漸。故先小後大。鄭以大雅述盛隆之事。故先言焉。○此二雅逆順之次。要於極賢聖之情。著天道之助。如此而已矣。○正義曰。由祖考積基之美。致令受命而王。今大雅先陳受命。後述祖考。從下而上。是逆也。爲政之法。當以近及遠。今小雅先內後外。是順也。二雅逆順雖異。其致一也。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情。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。公劉、大王、王季。是賢也。卽緜與旱麓等詩是也。文王、武王。聖也。卽述文武詩是也。天道助者。卽周雖舊邦。其命維新之屬是也。○又大雅生民及卷阿。小雅南有嘉魚。下及菁菁者莪。周公成王之時詩也。○正義曰。知大雅自生民者。以生民序云。文武之功。起於后稷。故推以配天焉。明是文武後人。見文武功之所起。故推以配天也。文武後人。唯周公成王耳。孝經云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故知生民爲周公成王之詩。生民既然。至卷阿皆是可知。知小雅自南有嘉魚者。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。自華黍以上皆言缺。由庚以下不言缺。明其詩異主也。魚麗之序云。文武華黍。言與上同。明以上武王詩。由庚以下。周公成王詩也。南有嘉魚云。太平蓼蕭云。澤及四海。語其時事。爲周公成王明矣。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。故不言其號謚焉。由庚旣爲周公成王之詩。則南有嘉魚。至菁菁者莪。從可知也。故云下及菁菁者莪。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。以周公攝王事。政統於成王。故並舉之也。由庚在嘉魚前矣。不云自由庚者。據見在而言之。鄭所以不數亡者。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。若言自由庚。則不包南有嘉魚。故不得言也。旣不得自由庚爲成王詩首。則華黍不得爲武王詩末。故上說文武之詩。不言至華黍也。其比篇如此次者。大雅之次。以后稷祖考之先。文武功之所起。人本於祖。故生民爲先。言尊祖也。旣后稷有功。世篤思厚。故次行葦。言忠厚也。旣能思厚。化以及物。令天下醉飽。故次既醉。言太平也。旣得太平。又能久持不失。故次鳧鷖。言能持盈守成也。鳧鷖止言祭神。無持盈之事。而序以承太平之後。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。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。是傳會其事以爲篇次之意也。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。旣能持盈不失。事可嘉美。故次假樂。嘉成王也。旣嘉之。又恐其怠慢。故公劉。洞酌。卷阿。成王也。召公以成王初蒞政。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。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。旣戒以民事。欲其忠信。故次洞酌也。旣有忠信。須求賢自輔。故次卷阿也。詩人之作。自有次第。故其卒章曰。矢詩不多。維以遂歌。是也。小雅之次。以承文武政平之後。繼體之君。調陰陽。育萬物。由庚。萬物得由其道。南有嘉魚。樂與賢也。崇丘。萬物

得極其高大也。南山有臺。樂得賢者。由儀。萬物之所生。各得其宜。此五篇樂。與萬物得所。更相互見。明得賢所以養物也。既萬物得宜。又能周及海外。故次蓼蕭也。言萬物得所。四海蒙澤。天下無事。可以飲燕諸侯。褒賜有功。故次湛湛形弓也。既見因饗燕而賜之。故先燕後賜也。既有功蒙賞。唯才是用。爲天下之所歌樂。故次菁菁者莪也。其次如此。其作之時節。則難明也。生民云。推后稷配天。是周公制禮之時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。行葦云。曾孫維主。周公攝政之時。成王爲孺子。養老之事。周公所爲。行葦言成王爲主。則在即政之後也。既醉告太平。堯鷺守成。周公攝政三年。則致太平。既已太平。則有成功可守。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。不可定指其時也。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。官人安民。則亦即政之後矣。公劉。洞酌。卷阿。同是召公之戒。公劉云。成王將蒞政。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。既醉。堯鷺。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。在生民之前也。大雅之作。既有先後。則小雅亦當然也。小雅之中。皆無成王之言。又無即政之事。其作多在攝政之時。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蕤二十九年左傳。爲吳季札歌小雅。服虔云。自鹿鳴至菁菁者莪。道文武脩小政。定大亂。致太平。樂且有儀。是爲正小雅。皇甫謐亦云。詩人歌武王之德。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。則服虔與皇甫謐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。左傳又曰。爲之歌大雅。服虔云。陳文王之德。武王之功。自文王以下至堯鷺。是爲正大雅。則服虔又以生民。行葦。既醉。堯鷺。爲武王詩也。案武王伐紂。未幾而崩。不得有天下太平。澤及四海之事。蓼蕭既醉之輩。皆言太平之事。安得爲武王詩乎。卽小雅皆武王之詩。六月之序。何當廢缺異文也。生民推后稷配天。行葦曾孫維主。書傳配天。皆謂周公之詩。曾孫皆斥成王。不得爲武王詩矣。華黍。由庚。本相連比。毛氏分序。致其篇端。使華黍就上。由庚退下。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爲成王之詩也。不然。亡詩六篇。自可聚在一處。何須分之也。服虔之誤。遠詩之文。失毛之旨。故鄭所以不然也。○傳曰。文王基之。武王鑿之。周公內之。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。故大雅十八篇。小雅十六篇。爲正經。○正義曰。此傳以作室爲喻也。言周國之興。警如爲室。文王始造其基。武王鑿其棟。周公內而架之。乃成爲室。猶言文王受命。武王因之。得伐紂定天下。周公致太平。制禮作樂以成之。故中候曰。昌受命。發行誅。旦弘道。是其終始相成。故比合其詩。大雅十八篇。小雅十六篇。爲正經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。未知此傳在何書也。○其用於樂。國君以小雅。天子以大雅。然而饗賓或上取。燕或下就。○正義曰。以詩者樂章。既說二雅爲之正經。因言用樂之事。變者雖亦播於樂。或無筭之節所用。或隨事類而歌。又在制禮之後。樂不常用。故鄭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。知國君以小雅。天子以大雅者。以鄉飲酒云。乃合樂闕雖鵲巢。則不言鄉樂。燕禮云。遂歌鄉樂周南關雎。召南鵲巢。燕。諸侯之禮。謂周南召南爲鄉樂。鄉飲酒。大夫之禮。直云合樂。大夫稱

鄉。得不以用之。鄉飲酒是鄉可知。故不云鄉也。由此言之。則知風爲鄉樂矣。左傳晉爲穆叔文王鹿鳴別歌之。大雅爲一等。小雅爲一等。風旣定爲鄉樂。差次之而上。明小雅爲諸侯之樂。大雅爲天子之樂矣。且鄉飲酒。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。言賓用敵禮。是平等之事合己樂。而上歌小雅。爲用諸侯樂。然則諸侯以小雅爲己樂。而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。則兩君亦敵。明歌大雅爲用天子樂。故知諸侯以小雅。天子以大雅矣。鄉射之禮云。乃合樂周南召南等。注云。不歌不笙不罔。志在射。略於樂。不略合樂者。風鄉樂也。不可略其正。大射諸侯之禮。所歌者明亦諸侯之正樂也。其經曰。乃歌鹿鳴三終。乃下管新宮三終。亦不笙不罔。又不言合。明亦略樂。不略其正。是小雅爲諸侯之樂。於是明矣。自然大雅爲天子之樂可知。若然。小雅之爲天子之政。所以諸侯得用之者。以詩本緣政而作。臣無慶賞威刑之政。故不得有詩。而詩爲樂章。善惡所以爲勸戒。尤美者可以爲典法。故雖無詩者。今得進而用之。所以風化天下。故曰用之鄉人焉。用之邦國焉。因其節文。使之有等。風爲夫婦之道。生民之本。王政所重。欲天下徧化之。故風爲鄉樂。風本諸侯之詩。鄉人所用。故諸侯進用小雅。諸侯旣用小雅。自然天子用大雅矣。故鄉飲酒燕禮注云。鄉樂者風也。小雅爲諸侯之樂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。是也。彼注頌亦爲天子之樂。此不言頌者。此因風與二雅爲尊卑等級。以見其差降。故其言不及頌耳。國君以小雅。天子以大雅。舉其正所當用者。然而至於饗賓或上取。燕或下就。天子不純以大雅。諸侯不純以小雅。故下。鄭分別說之。○何者。天子饗元侯。歌肆夏。合文王。諸侯歌文王。合鹿鳴。諸侯於鄰國之君。與天子於諸侯同。○正義曰。鄭旣言有上取下就之義。因自問而釋之。故云何者以發端也。知歌合如此者。左傳曰。穆叔如晉。晉侯饗之。金奏肆夏之三。不拜。工歌文王之三。又不拜。歌鹿鳴之三。三拜。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。對曰。肆夏。天子所以饗元侯也。使臣弗敢與聞。文王。兩君相見之樂也。使臣不敢及。鹿鳴。君所以嘉寡君也。敢不拜嘉。又魯語曰。金奏肆夏繁遏渠。天子所以饗元侯也。工歌文王大明。則兩君相見之樂也。臣以爲肆夏及之。故不敢拜。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。君之所以旣使臣。敢不拜脫。由此二傳論之。天子「食元侯。歌肆夏也。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。肆夏。頌之族類。頌下唯有大雅。故知於諸侯文王」已。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。與天子於諸侯同也。鄉飲酒。燕禮。合樂皆降。於升歌鹿鳴合鄉樂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。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。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。傳言金奏肆夏。此云歌者。凡樂之初作。皆擊金奏之。春官鐘師。以鐘鼓奏九夏。論語云。始作。翕如也。鄭云。始作。謂金奏。晉爲穆叔發初歌肆夏。故云金奏也。言金奏者。始作「未」必先擊鐘以奏之。左傳曰。歌鐘二肆。是歌必以金奏之。言金奏肆夏亦歌之。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文。不須復云金奏。故直云歌。其實文王鹿鳴亦金奏。

肆夏亦工歌。互言之。故知歌肆夏也。此歌在堂上。故郊特牲曰。歌者在堂上。貴人聲也。其合樂則在堂下。故儀禮注云。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。明在堂下衆聲也。由在堂下輕。故降升歌一等。元侯者。元。長也。謂諸侯之長。杜預云。元侯。牧伯也。牧伯與上公則爲大國。故儀禮注云。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。合大雅。以肆夏頌之族類。故以頌言之。牧伯爲元侯。則其餘侯伯爲次國。子男爲小國。非元侯也。故摠謂之諸侯。故用樂與兩君相見之樂同。儀禮注云。兩君相見歌大雅。合小雅。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。於次國與小國。與此諸侯同也。此先陳天子於諸侯。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。彼據傳之正文。先言兩君相見。以天子於次國小國亦如之。故與此倒也。天子於諸侯。摠次國小國爲一等。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文同。則亦摠次國小國爲一等。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。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。仲尼燕居云。大饗有四焉。兩君相見。升歌清廟。下管象。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。天子於元侯。與諸侯不同。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。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。則元侯相於法也。亦與天子於元侯同。不歌四夏。避天子也。以此明之。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。其元侯於次國小國。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。天子以大雅。而饗元侯歌四夏。國君以小雅。於鄰國歌文王。是饗賓或上取也。○天子諸侯。燕羣臣。乃聘問之賓。皆歌鹿鳴。合鄉樂。○正義曰。燕禮者。諸侯燕其羣臣。及聘問之賓之禮也。經曰。若與四方之賓燕。言若以辨異。則以燕已羣臣爲文。而兼四方之賓也。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。諸侯以小雅。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。天子以大雅。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小雅合鄉樂。是皆爲下就也。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。亦在下就之中矣。若然。前云饗賓或上取。上既言天子饗元侯歌四夏。於元侯雖則下之。諸侯於鄰國之君。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。皆謂饗矣。饗賓當上取。而言有下就者。以饗賓之中。天子於元侯。歌四夏。諸侯相於。歌文王。皆爲上取。據多言之。故鄭屬上取於饗。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。言或上取者。天子於元侯合文王。於諸侯歌文王。諸侯於鄰國合鹿鳴。皆是已樂。非上取。故言或。見其不盡上取也。言燕或下就者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。歌鹿鳴。是已樂。非下就。故亦言或。案儀禮注云。頌爲天子之樂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。而謂饗元侯爲天子上取者。詩爲樂。王者盡用之。但鄭從風爲鄉樂以上差之。使大雅爲天子之樂耳。故不得不以四夏爲上取也。此鄭直以差等爲說耳。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爲已樂也。何者。元侯相饗歌頌。與天子於元侯同。諸侯相於。與天子於諸侯同。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。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。則風雅頌皆爲諸侯所用矣。豈得皆謂之爲諸侯之樂乎。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。既以風爲鄉樂。小雅爲諸侯之樂。而大雅之後。仍有頌在。故因言大雅頌取下就。儀禮之注。盡論詩爲樂章之意。既以風爲鄉樂。小雅爲諸侯之樂。而大雅之後。仍有頌在。故因言大雅頌

爲天子之樂。欲明雅頌盡爲樂章。所以與此異也。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。以此諸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。卽云有上取下就之事。明上取下就。亦宜同矣。燕禮注云。合鄉樂者。禮輕者速下。諸侯燕臣子。合鄉樂。爲下就。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。亦是下就也。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。爲上取。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。亦上取也。若然。天子諸侯。皆上有上取下就。自由尊用之。差而云饗或上取。燕或下就。似上取下就。以饗燕爲別者。以穆叔曰。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。禮記曰。大饗有四。爲兩君相見之禮。儀禮燕禮。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。因此成文。故天子諸侯。於國君皆云饗。於臣皆云燕。所以見尊卑之禮異。臣與國君。別其等使上取。以饗爲文。其實國君與臣。饗燕皆有。何者。周禮掌客職曰。上公三饗三燕。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。鹿鳴天子小雅。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。箋云。飲之而有幣。酬卽饗所用。是天子於羣臣饗燕俱有也。左傳曰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。定王饗之。又曰。晉士文伯知周。王與文伯燕。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。秋官司儀職曰。凡諸公相爲賓。致饗食。左傳曰。公與晉侯燕於河上。是諸侯相於饗燕俱有也。左傳曰。穆叔如晉。晉侯饗之。聘禮曰。公於賓再饗一燕。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。左傳曰。季文子如宋致女。復命。公饗之。燕禮。燕已之臣子。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俱有也。國君與臣。並有饗燕。而鄭異其文。見尊卑之禮殊。爲上取下就之例耳。此因尊卑異其文。則其用樂也。由尊卑爲差。不由饗燕爲異。此饗燕之文互見耳。則饗燕用樂同也。且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。歌鹿鳴。晉侯饗穆叔。歌鹿鳴之三。拜。是其用樂同文也。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。乃云然則諸侯相與燕。升歌大雅。合小雅。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。與大國之君燕。升歌頌。合大雅。所言用樂。與此饗同。是天子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。若然。用樂自以尊卑爲差等。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。鄉飲酒。燕禮。並注云。鄉飲酒升歌小雅。禮盛者可以進取。燕合鄉樂。禮者可以速下。似爲禮有輕重。故上取下就。與此不同者。彼以燕禮諸侯之禮。鄉飲酒大夫之禮。工歌鹿鳴合鄉樂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。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。禮輕可以速下。所以用樂得同。彼言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。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。此用樂之差。謂升歌合樂爲例。其舞則燕禮云。若舞則酌。是諸侯於臣得用頌。與此異也。又郊特牲曰。大夫之奏肆夏。自趙文子始。注云。僭諸侯。明諸侯得奏肆夏。故郊特牲又曰。賓入門而奏肆夏。示易以敬。注云。賓。朝聘者也。又大射燕禮納賓。皆云及庭奏肆夏。及周禮注杜子春云。賓來奏納夏之等。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。與升歌合樂別也。○此其著略。大校見在書籍。禮樂崩壞。不可得詳。○正義曰。饗燕用樂。皆推禮傳而知。事不詳悉。是其著明實略。其大校見在書籍也。其餘室間管舞之詩。無以言焉。由禮樂崩壞。不可得詳審也。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。其室間之篇未詳聞。是也。案

鄉飲酒及燕禮。升歌小雅。其笙間之篇。亦小雅。則此笙間之篇。宜與所用升歌同。而云未詳聞者。以其雖知同在小雅大雅。仍不知是何篇。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聞也。○大雅民勞。小雅六月之後。皆謂之變雅。美惡各以其時。亦顯善惡過。正之次也。○正義曰。民勞六月之後。其詩皆王道衰乃作。非制禮所用。故謂之變雅也。其詩雖有美刺。皆當其時。善者美之。惡者刺之。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。又以正詩錄善事。所以垂法後代。變既美惡不純。亦兼采之者。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。爲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爲。亦足以勸戒。是正經之次。故錄之也。大雅言民勞。小雅言六月之後。則大雅盡召旻。小雅盡何草不黃。皆爲變也。其中則有厲宣幽三王之詩。皆當王號謚自顯。唯厲王小雅謚號不明。故鄭於下別論之。如是。則大雅民勞。至桑柔五篇。序皆云厲王。通小雅十月之交。雨無正。小旻。小宛四篇。皆厲王時詩也。又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。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。序皆言宣王。則宣王詩也。又大雅瞻印召旻二篇。序言幽王。小雅自節南山。下盡何草不黃。去十月之交等四篇。餘四十篇。唯何人斯。大東。無將大車。小明。都人士。絲鑾六篇。不言幽王。在幽王詩中。皆幽王詩也。本紀曰。厲王卽位。三十年。好利。近榮夷公。大夫芮良夫諫。厲王不聽。卒以榮公爲卿士。使用事焉。王行暴虐。國人謗王。召公諫曰。民不堪命。王怒。得衛巫。使監謗者。以告則殺之。三十四年。王益嚴虐。國人不忍言。道路以目。王告召公曰。吾能弭謗矣。召公又諫不聽。於是國人不忍出言。三年。乃相與叛。殺厲王。厲王出奔于虢。周召二相行政。號曰共和。十四年。厲王崩於虢。如遷此言。厲王積惡有漸。三十年而甚。三十四年益虐。又三年而出奔。三十七年乃流。虢也。板曰。善人載尸。箋云。厲王虐而弭謗。蕩箋云。厲王弭謗。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惡。則流虢前事也。桑柔芮良夫所作。云貪人敗類。則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。三十年後事。兩無正云。周宗既滅。靡所止戾。則是流虢之後。此其可驗者也。楚語云。衛武公九十五矣。作懿以自警。韋昭云。懿、今抑詩。則作在平王之時。然檢抑詩。經皆指刺王荒耽。仍未失政。又言哲人之愚。亦維斯戾。則其事在流虢之前弭謗時也。韋昭之言。未必可信也。民勞。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。十月之交。言后黨專權。有權可專。有民可役。則事在流虢前也。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。小宛諱王無忝爾所生。皆教王爲善以導民。其事亦在流虢前矣。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。事在一大雅之後。其餘不可詳矣。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。蓋以王者所以牧民。今反勞苦。故先民勞。民之所以勞者。由王政反常。綱紀廢次。故次板蕩。王惡甚焉。而抑刺王之荒耽。桑柔責貪人敗善。皆爲惡之次。故又次焉。小雅十月之交。以諷自上天。小人專恣。惡莫甚焉。故以爲先。由惡之甚。致覆滅宗周。無所安定。故次雨無正也。小旻刺王謀之不臧。小宛傷天命之將去。論怨嗟。小故爲次焉。小旻箋云。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。

故曰小旻。此鄭解篇次之意也。前檢小宛。謂事在兩無正之先。今而處流彘之後者。以詩之大體。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。故大雅文武之詩。多在成王時作。論功頌德之詩。可列於後。追述其美。則刺過譏失之篇。亦後世尙刺其惡。本紀又曰。宣王卽位。二相輔之脩政。法文成康之遺風。諸侯復歸宗周。三十九年戰于千畝。王師敗績於千畝。宣王崩。如遷此言。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。無他過惡。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。而小雅有「羌」氏之戎。四十六年。宣王崩。如遷此言。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。無他過惡。唯敗於千畝爲始衰耳。而小雅有箴規諱刺。其事有漸矣。則王衰亦有漸矣。皇甫謐云。三十年伐魯。諸侯從此而不睦。蓋周衰自此而漸也。大局宣王之美詩。多是三十年前事。箴規之篇。當在三十年之後。王德漸衰。亦容美刺並作。不可以限斷也。其大雅六篇。小雅自六月至鴻臚。及斯干。無羊七篇。皆宣王德盛時作。其事多在初年。以王承衰亂之弊。百事草創。任賢使能。征伐安集。初則當然。亦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自庭燎盡我行其野。是王德衰乃作。多在三十九年之後。而三十九年以前。諸侯不睦。各不朝宗。沔水之等。或亦作也。而三十九年之後。則王政大衰。刺詩爲常。故宜多也。祈父傳曰。宣王之末。司馬職廢。羌戎爲敗。推此。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。其詩之次。大雅以宣王承亂遇災而懼。憂民之本。故先雲漢也。王既憂百姓。天下復平。五嶽生佐。故次嵩高也。神生賢哲。王能任用。又錫命之。故次烝民韓奕也。既能錫命賢哲。任用其力。可以征討不服。以立武事。故次江漢常武也。此則先憂百姓。次用臣。以征伐爲後。而小雅與之反。以蠻荆玁狁。南北交侵。急須出兵。以匡中國。故先六月采芑也。雖俱征伐。以六月見侵之急。又先采芑。以夷狄既平。當脩車甲。大會諸侯。因蒐狩。故次車攻。吉日以田獵征伐之類。故使次焉。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。又盛於從禽接下。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。是以車攻序曰。宣王能內脩政事。外攘夷狄。復文武之境土。脩車馬。備器械。復會諸侯於東都。言非徒外攘夷狄。又復會諸侯於東都。是序「此」篇之意也。既言征伐事終。外無兵寇。可以安集萬民。故次鴻臚也。然宣王承衰亂之後。民先逃散。豈得不早安集。而待田獵之暇也。明初卽安集之。得其力用。乃平四方耳。詩不以事之先後爲次也。宣王中興賢君。末而德衰。衰有其漸。故次庭燎。美其能勤。因以箴之。箴之不改。則規正之。規而不變。則教誨之。誨而不從。則刺責之。故次沔水。鶴鳴。祈父也。以爲王惡漸大。故責正稍深。此沔水鶴鳴。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。但次之以見其漸耳。王既廢其官。則賢人逃去。故次白駒也。賢人既去。則知禮教不行。則室家相棄。故次黃鳥。我行其野也。宣王中興之君。不能終始皆善。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。亦貴成人之美。故終以斯干。考室。無羊。考牧。若言終始之善。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。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。明其始時之事。無羊類之。當爲同時可知。今反在箴刺之下。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。本紀又曰。幽王三年。嬖褒姒。生子伯服。竟廢后及子。而以褒姒爲后。伯服爲太子。國人皆怨。故申侯與

續。西夷。犬戎。共攻幽王。殺王麗山之下。遷止言克廢后去太子。不言廢去之年月。皇甫謐云。三年。褒人以褒
娘自贖。時卽與虢石父比。而謂申后。太子。尹氏及祭公。導王爲非。八年。竟以石父之譖。廢申后。逐太子。九
年。王廢高明。而近譏惡。使虢公專任於外。褒娘同寵於內。王室始騷。謠言與遷事相終始。則幽王之惡。自三年
之後爲漸。八年九年則其極。故鄭語云。九年王室始騷。十一年而被殺也。幽王大雅瞻卬曰。哲婦傾城。褒娘亂政
之事也。召旻云。蹇國百里。王道衰弱之極也。序皆云大壞。當在八年之後也。正月云。赫赫宗周。褒娘滅之。車
韋序云。褒娘嫉妒。小弁言太子之放逐。白華言申后之廢黜。魚藻箋云。幽王惑於褒娘。萬物失其性。此五篇經
注。皆有惑褒娘黜申后之事。則多在八年之後也。其餘則無文可明。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。大雅之
次。先瞻卬後召旻者。武王數紂之罪云。牝雞之晨。惟家之索。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。故處先也。王婦言是
用政事荒亂。致朝無賢臣。土境日蹙。故召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。其小雅節南山以下。至何草不黃。其次篇
之義。蓋以類相聚。故楚茨。信南山。甫田。大田。皆陳古以刺今。其餘次義。旣無明文。不可臆說。此三王變
雅。善者不純爲大雅。惡者不純爲小雅。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。不在於善惡多少也。關雎序曰。雅者正也。政有小
大。故有小雅焉。有大雅焉。此爲隨政善惡爲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。所正之形容有小小大。所以爲二雅矣。故上以盛
隆爲大雅。政治爲小雅。是其形容各有區域。而善者之體。大略旣殊。惡者之中。非無別矣。詳觀其歡美。審察其
譏刺。大雅則宏遠而疏朗。弘大體以明責。小雅則躁急而局促。多憂傷而怨誹。司馬遷以良史之才。所坐非罪。及
其刊述墳典。辭多慷慨。班固曰。述其所以自傷悼。小雅巷伯之倫也。夫唯大雅。旣明且哲。以保其身。難矣哉。
又淮南子曰。國風好色而不淫。小雅怨誹而不亂。是古之道。又以二雅爲異區也。幽王小雅四十四。而大雅惟二。
自大體者少也。厲王大雅有五。而小雅惟四。自小體者少。是小小大不相由也。推此而論。則二雅擬諸其形容。象其
物宜。作者之初。自定其體。作旣有體。唯達者識之。則容得有小雅無大雅。有大雅無小雅者矣。諸儒以厲王無小
雅。準此故也。但文武成王正經也。厲宣幽王變雅也。小小大之體。時俱有作。故采者並存。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
區。非徒以意中分也。或說變雅。美詩則政大入大雅。政小入小雅。刺詩則惡大入小雅。惡小入大雅。考之經文。敘
殊無其驗。何則。小旻小宛。正責厲王。謀猗回遘。不用善道。其惡固小於板云。下民卒瘁。善人載尸。蕩云。敘
怨以爲德。綱紀之大壞也。瞻卬云。亂生婦人。罪咎不收。召旻云。實靖夷我邦。日蹙國百里。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
樂不與德比。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。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。征禦四夷之寇。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。賜一朝
觀之韓侯哉。此類多矣。略舉一二。足明不以善惡之大小矣。○問者曰。常棣閔管蔡之失道。何故列於文王之詩。

曰閔之。閔之者。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。若成王周公之詩。則是彰其罪。非閔之。故爲隱推而上之。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。○正義曰。此鄭自問而釋之也。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。而作親兄弟之詩。外若自然須親。不欲顯管蔡之有罪。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。若成王詩中。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。是彰明其罪。非爲閔之。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。文王之詩。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。若云文王能親兄弟。與之燕飲。而作此詩。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。周公聖人。大義滅親。言爲隱者。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。何者。以管蔡之罪。不得不誅。偏於大義。而誅之耳。以同氣之親。實懷閔傷。由此而爲之隱也。而序文閔管蔡之失道者。以其周公之情。欲爲之隱。故編次者進而上之。是以隱其事。序者敘其作之所由。不得不言也。武王之詩。又無論燕之事。若常棣間之。則上下非類。而文王之詩。上有鹿鳴燕羣臣。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。廟於其間。與之爲類。因以爲文王燕兄弟之詩。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。以爲樂歌。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。其餘聖人不能也。如此譜說。則鄭定以常棣之作。在武王既崩。爲周公成王時作。王肅亦以爲然。故魚麗序下王傳曰。常棣之作。在武王既崩。周公誅管蔡之後。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。夫利于寡妻。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邦。此文王之行也。閔管蔡之失道。陳兄弟之恩義。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。以成燕羣臣燕兄弟燕朋友之樂歌焉。是與鄭同也。鄭志之說。則異於此者。答趙商云。於文武時。兄弟失道。有不和協之意。故作詩以感切之。至成王之時。一叔流言作亂。罪乃當誅。悔將何及。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。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。則於時鄭未爲譜。故說不定也。言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。則意欲從之而未決。後爲此譜。則決定其說爲成王時也。○又問曰。小雅之臣。何也。獨無刺厲王。曰有焉。十月之交。雨無正。小旻。小宛之詩是也。漢興之初。師移其第耳。○正義曰。詩皆臣下所作。故云小雅之臣也。知漢興始移者。若孔子所移。當顯而示義。不應改厲爲幽。此既厲王之詩。錄而序焉。而處不依次。明爲序之後乃移之。故云漢興之初也。十月之交箋云。詰訓傳時。移其篇第。因改之耳。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。自孔子以至漢興。傳詩者衆矣。獨言毛公移之者。以其毛公之前。未有篇句詰訓。無緣輒得移改也。毛既作詰訓。刊定先後。事必由之。故獨云毛公也。師所以然者。當承著者後。故下此四篇。使次正月之詩也。亂甚焉。既移文改其目。義順上下。刺幽王亦過矣。○正義曰。言亂甚者。謂正月幽王之時。禍亂甚極。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。故次正月之下。以惡相從也。言刺幽王亦過矣者。謂寄四篇於幽王詩中。又改厲爲幽。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。六月之序。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。以聖賢垂法。因事寄意。厲王暴虐。傾覆宗周。廢先王之典刑。致四夷之侵削。今「先」王起衰亂。討四夷。序者意其然。所以詳

其事。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。以致交使。宣王修小雅之道。以興中國。見用舍存於政。與「廢於一人也。若然。序者示法。其意深矣。季公必移之者。以宣王征伐四夷。興復小雅。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。頗爲不次。故移之。見小雅廢而更興。中國衰而復盛。亦大儒所以示法也。據此。六月之序。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。則六月自承正經之美。無爲陳其廢缺矣。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。是以鄭於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。○鹿鳴之什。○正義曰。周禮小司徒職云。五人爲伍。五人謂之伍。則十人謂之什也。故左傳曰。以什共車必克。然則什伍者。部別聚居之名。風及商魯頌。以當國爲別。詩少。可以同卷。而雅頌篇數既多。不可混併。故分其積篇。每十爲卷。卽以卷首之篇爲什長。卷中之篇皆統焉。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。其總名之。是鹿鳴之什者宛辭。言四牡之篇等。皆鹿鳴之什中也。故樂師注云。徹者歌雅。雍在周頌臣工之什。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。是卷首之篇爲什長。以統餘篇之目也。南陔下箋云。毛公推改什首。遂通耳。此下非孔子之舊。則什首之目。孔子所定也。以孔子論詩。雅頌各得其所。明於時有所刊定。篇卷之目。是孔子可知。故鄭云以下非孔子之舊。則以上是孔子舊矣。知以非者。以南陔等六篇。子夏爲序。當孔子之時未亡。宜次在什中。今亡詩之下。乃云有其義而亡其辭。置之什外。不在數中。明非孔子之舊矣。本十月之交等四篇。在六月之上。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爲第二。彤弓爲第三。鴻鴈爲第四。節南山爲第五。北山爲第六。桑扈爲第七。都人士爲第八。以下適十篇。通及大雅與頌。皆其舊也。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。以本取十篇爲卷。一篇不足爲別首。故附於下卷之末。亦歸餘於終之義。毛公推改什首。魚藻十四篇亦同爲卷。取法於大雅與頌也。若然。則鴻鴈之什。乃仍孔子之舊。言非者。以毛公闕其亡者。以見在爲數。志在推改。而鴻鴈偶與舊合。非毛意故存之也。必知今之什首毛公推改者。以毛公前世大儒。自作詁訓。篇端之序。毛所分置。十月之交。毛所移第。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。言以下非孔子之舊。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爲。然孔子以前。詩篇之數。更多於今。「杏」者無紙。皆用簡札。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爲一卷。明亦分別可知。既分爲卷。固當以十爲別已有之什也。但孔子論詩。省去煩重。更以在者爲什。故云孔子之舊。不必孔子以前無之什也。爲此之什者。以其篇數積多。故分每十爲卷。則不滿十者無之什矣。今魯頌四篇。商頌五篇。皆不滿十。無之什也。或有者。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。何者。商魯非周詩。猶國風之類。以國爲別。假令過十以上。亦不合分。況不滿十篇。明無所用於之什也。

毛詩注疏校勘記〔九之一〕

小大雅譜

而別世載其功業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別當作列。形近之譌。

大雅以盛爲王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浦鏜云：王疑圭字誤。是也。

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成當作武。形近之譌。

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比誤此。下比篇尙不以作之先後爲次同。

可王之事繼之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浦鏜云：可當武字誤。是也。

又大雅生民及卷阿

閩本·明監本同。毛本及上剏添下字。案所補是也。

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。

小雅十六爲正經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·六下有篇字。案所補非也。

譬如爲室

〔補〕毛本警作譬。

天子食元侯

閩本·明監本·毛本同。案浦鏜云：食當饗字譌。是也。